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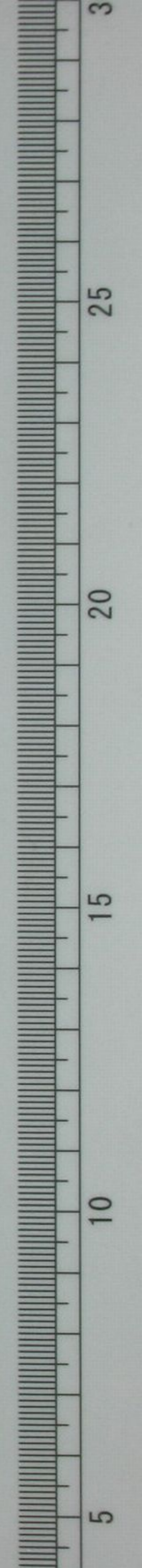
S

KODAK Gray Scale

夜航詩話

一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3
1



文庫 17
W173

天保丙申新鐫

東陽先生著

夜航詩話

稽古精舍藏

昭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上海稽古精舍氏寄贈

010185191433

天保己亥孟秋

蘇水禪所購



夜航詩話卷一

表航诗话序

余尝教淑溪江舟舟。旌我四方之志。
如操以著。嘒。滿。可。如。之。首。梁。志。戈。隊。也。
晚。來。矣。公。者。繞。舟。謹。呼。出。入。恒。寬。不。能。
寐。以。為。元。不。可。款。之。也。善。是。此。為。去。年。故。
昔。學。在。陶。先。生。博。覽。洽。中。尤。深。於。詩。



此爲學詩小子請聞緒論者就嘗所劄記稽古餘筆抄其係詩話者別成一書用代齒牙之勞諸所散見隨檢便抄故編無倫次草草畢業未暇釐正也凡論事所援必徵唐詩如宋明語句間亦取備參攷夫舉古人之言宜標字若號今往往多書名者只從其所慣呼以便讀者已非有義例也倩人繕寫拆爲六冊命曰夜航詩話取諸明人吳思菴之言蓋破碎摘裂之說祇足充一場閒談猶夜航群坐偶語紛紛耳豈可供君子之玩乎哉但在初學之徒亦可以解頤矣

區區間事業所以不惜費工夫也因憶去歲此時奉職江戶之邸力疾服勞不遑寧處今也退爲白日散王披反故紙料理舊業消閑慰老優游卒歲不亦不幸之幸乎又憶疇昔務學也夙夜黽勉除食事外肘不離案苟可以資業者輒必錄以備考雖詞騷小伎亦未嘗忽略何爾孳孳矻矻下筆不能自休今乃把而翫之恍然自失矣爰修此兔園冊猶且不堪倦悶嘆老嬾潦倒精神衰耗爾嗟呼士志於道可不及時勤勵也耶抑夫詩賦學者末藝不爲則已苟業爲之

則不當乍作乍輟半上落下而止亦須要推勘到底已筆工告功竣便書所感爲序以諭小子云
文化丙子小至之夕東陽居士津阪孝綽題于稽古精舍之讀易牕

夜航詩話卷之一

伊勢津阪孝綽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詩之於學者也特其刺技耳行有餘力乃以學之君子不必譏也近時學風輕薄舍本而趨末以詩為性命六經群史一切束之高閣唯矻矻於五字七字之中抽黃對白翫愒時日雖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然腹笥空虛無所根據如商家乏貲本不能致奇貨嘔出心肝寧死不休焉能得驚人佳句邪老杜自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其所以妙絕千古也東坡



云孟襄陽詩非不佳可惜作料少言學殖不足也常之亦云僧祖可詩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夫無學殖者其弊皆如此浮艷淺弱徒以尖新取悅雖剪裁極巧而根抵蔑如矣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惜夫虛費工夫也

夫禮義自賢者出而賢者亂之則後進末輩將奚以為矩乎稱呼禮之大節名正言順聖人所重尤可謹也辭藻可觀稱呼苟濫則非文章矣况於僭竊妄作

亂君臣之義者乎雨芳洲橘牕茶語曰余弱冠時在關東學者知讀滄溟唐詩選惟要詞語宏麗不顧名分所在競用丹鳳城蒼龍闕等語以為東臺事若在俗人猶或可恕乃以逢掖君子不知犯春秋之義得罪於名教大矣此蓋慨木門僭濫護社狂妄也滄浪詩話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操也是

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正與荀彧比曹操為
高光同科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四溟詩話曰
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曰聖心眷佳節揚鑿戾
行宮謝靈運曰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是時晉帝
尚存二公世臣媚裕若此何也此皆端似為今日道
我邦凡百稱呼多不雅馴而地名特甚也先輩病其
難入詩往往私修改之蓋詩者為諷詠之物妙在化
俗為雅故其不勝野朴者不得不莊飾就雅馴耳然
徂徠南郭輩如改諏訪湖為鵞湖岡崎城為豐沛目

黑山為驪山白山為高山胡亂牽彊是誠何義也自
來好奇之徒雖其不必陋者亦強欲擬漢土即輒擅
自換易使人不能辨其為何地楊萬里詩云里名只
道新名好不道新名誤後人可見此弊宋人作俑至
明李王輩謂燕京為長安以便其聲調遂波及此方
致素輿志名實俱亡不唯風雅之罪人也
謂武藏為武昌武昌蕞爾一僻邑擬非其倫然徂徠
南郭輩為用武昌魚武昌柳故事借以稱之尚有可
諉者後人遂不必用其事而相沿稱之甚亡謂也其

餘如筑紫為紫陽安房為房陵石見為碣石伊豫為豫章加賀為賀蘭和泉為酒泉若狹為若耶皆唯因一字假用不復顧其當否不亦妄乎至如美濃為襄陽伊賀為渭陽播磨為鄱陽相模為湘中名護屋為吳門富士川為巫峽妄之又妄近於兒戲矣

稱江戶為東都山本信有非之是矣然其徒以方音相通借用荏土字遂稱為荏城不考之過也荏弱也豈可以稱霸主金城乎蓋得之風土記殘本喜以衙竒不遑省其為不祥耳夫苟有所本可以復古稱

則紀之若山舊用弱字今復稱弱城可乎徂徠詩題淙井作蕪迷秋子帥詩日光山作二荒山亦皆有來處然其為不祥尤甚不可不諱避也

隅陀川稱墨水亦從徂徠始本諸真字勢語云然惡名污穢如虜地之水詩詞中漫用之多不與事相稱亦不考之過也

國雅用地名自然鬪湊不假安排於詩則殊不稱焉若使西人學國雅亦猶是也故詩用地名不可牽強必待自然入詩而後可也不然其語生硬氣脉不通

如木株接竹耳初學好用之可戒也

作詩使事必用六朝已上為古其說尚矣護老遂堅
禁用後世典故不讀唐以後書大聲所嚇一時奉為
三尺不亦固乎大抵天地間事何物不為詩料故東
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即唐以後
事須選擇用之不失古雅乃可若夫狐穴詩人夸博
炫奇好用僻典非自注出處則人不能解者亦不可
以不戒也

王弼州云詩妙在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之間此言

誤人太甚慕尚嘉隆偽體者相率沈迷雲霧中故作
不可解之語以為深奧高古讀者必再三詰問纔得
達其意也或見平澹易解者輒斥為元輕白俗雖工
不道好矣夫作詩不可解將焉用之不若無作也雖
然詩貴含蓄不可直情徑行鄭善夫云詩之妙處正
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
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今人往
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也此訣詩家金針可以
繡出鴛鴦矣李東陽云作詩必使老嫗解聽固不可

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是持平之論
正得詩之中庸矣

余生平閉目搖手不道古樂府那波魯堂曰韓使覽
吾邦詩集其有擬古樂府者輒偷卷度紙清人在長
崎者亦不屑觀之惡其腐爛令人欲吐也孔子之家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則不食之矣後人作古樂府
其無為三日後之祭肉乎

擬風雅體者亦直兒戲耳其作之尤易不過翻摘故
紙數章可立成矣故陳腐餽釘味若嚼蠟絕無風趣
徒以其體之古欺童蒙之耳目亦狡獪伎倆欲愚人
祇以自愚耳

宋初朝士競尚西崑體多竊取李義山詩句嘗內宴
優人有為義山者衣衫襤褸旁有人問君何為爾答
曰吾為諸館職掃摺至此聞者大笑滄溟詩文為護
社蠶食亦似此戲良可笑爾

謝茂秦云凡作詩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
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此詩家四關使一關未
透則非佳句矣洵知言哉

詩家或擬徐夜叉袁波旬予嘗譬之猶上國人捉鼻
捲舌效東奧語吳吳啁哳醜態溢于面貌而聽者不
能解徒供笑資耳不如無為也唯赤石梁蛻巖殊近
自然真優孟之孫叔敖也

王敬美曰大史公蔓辭累句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
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予謂後進學杜詩亦
宜具此識膽斯善學柳下惠者也

沈休文八病蔽法不足據先輩辨之確矣獨鶴膝一
病律詩宜少避之王右丞溫泉寓目新豐樹裏行人

度小苑城邊獵騎回聞說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
雲才謝茂秦云度賦同韻非詩家正法蓋二字共屬
遇韻不啻同聲是鶴膝之尤甚者雖不妨白璧能無
少損連城故茂秦惜之也此方之人於聲韻也平入
二聲雖粗甄別若上聲與去聲則渾然混其響尤易
犯此病故詩家少留意第三五七句脚遇其響相似
者輒必檢韻書以正之是可耳

凡諸學技藝者正熟而奇出常極而變生蓋不期然
而然爾芥子園畫傳所謂有法之極歸於無法不唯

繪事也若未習之常而欲試其變變未可得而先失其常猶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國能而又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况夫執文之業尤宜守其正也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東坡云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怪奇蓋出於不得已也此菽苑要訣藥石於時弊學者纔習操觚未知常法輒用奇法未問正路輒走邪路務安僻字肆騫險語使人難誦而難解亦將何用哉徒貽笑於大方耳錢虞山云詩到真處必平平到極處即奇善哉其言

之也蓋至其上達正熟而奇出常極而變生換骨脫胎從心所適亦莫之過禦也

書法備於真書溢而為行草故學書必先楷法漸而至于行草焉有不善楷法而能作縱體者哉今人多尚行草未始學真而徑習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耳東坡之言曰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余嘗謂學詩必從絕句入亦猶是也故每諭初學不許濫作律詩有客誇稱某氏門下無人不詩無詩不七律余哂曰實如所言

恐無詩矣其人_不達攜會稿來示果無一首可觀信乎未有未能立行而能走者也

寫字好作異體或用替代字如時作昔和作蘇法作灋拜作擗察作斡殺作煞村學究常態非大雅所尚或有自用之姓名者如鹵邨真龜堊囂之類是當今之世敢用古衣冠其為非禮可謂風雅罪人矣明李文正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著意用之於文字中清顧寧人云舍近今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以相誇者此文人之所以自文其陋也凡用古

語之外一切無用耳

古詩之妙其工可及也其拙不可及也若通篇皆拙固無取已使其皆工則恐終無古氣安在其為古詩哉蓋寄大音於沉寥之表存至味於淡泊之中此乃所以為難也

七言古詩押平韻者落韻句脚避平音字押上聲則避上聲押去入則避去入且無用通韻况叶音乎蓋換韻第一句不妨用通韻也

五言律詩仄起為正格平起為偏格七言正與此相

反絕句亦然沈存中筆談曰唐名賢輩詩多用正格如老杜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此間詩人率不之知却多用偏格故拈出之

古人論七言律詩對句易工結句難工起句尤難工蓋七律首句宜突然而起勢不可遏所以難工也然此猶可能第二句好尤難得也蓋是句領全首詩神句句皆從此生一篇爭勝在此畫龍點睛要處而其所用力在使人不覺所以尤難也余見近人之作多病是句欠鍊斤兩太輕其能與全體稱者鮮矣皆坐

此說亦見
月海樓
中七八

視為等閑率爾填詞耳是七律第一要訣其可以忽乎哉

唐賢律詩有用雙字於數處者氣魄薄弱不足多效後學或蹈此病詰之則歷舉唐詩藉為口實乃醜婦傲顰耳

五言絕句本古詩遺體宜間用側韻若篇篇平韻亦固陋之習西人不然也邵子湘古今韻畧云平韻供律詩之用仄韻供古詩之用然則五絕用仄韻其本色也凡用平韻者宜穩順聲律慎無失黏或謂短笛

無腔不妨信口妄矣若側體全用古詩格必拘繩墨
及是固陋王弼州云仄韻絕句不妨拗體如長孫佐
輔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
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句中第二六字皆不黏也七
言猶然况五言乎

明戴文進以畫顯名畫秋江獨釣圖一人朱衣把竿
宣宗嘆其工欲召見之或從旁奏曰此畫恨失大體
朱衣朝祭之服可用之漁獵乎遂寢其命作詩亦復
如是凡一句一字須著意點檢若等閑放過不用精

細工夫往往不免失體貽笑也

王元美題畫云白雲不冑住裊作出山狀中有朱衣
人可是山中相山中朱衣亦是畫手破綻乃將陶貞
白事湊巧而回護之可謂有濟物之才矣

作詩不可大著題咏物尤忌黏皮骨東坡云善畫者
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故其詩云論畫以
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戒皮
相詩學要訣咏物必此物終非咏物手徒是泥塑美
人有何風趣如崔珣鴛鴦雍陶白鷺可謂著題然區

區摸寫體帖徒蹈剪裁為花之弊故識者譏為村學中體必也空中構樓閣說得有波瀾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妙在有意無意不即不離間然後始得出入化境而免僿父面目矣

陳眉公評袁宏詩云凡題圖中美人詞須當在意上生出景來又當收拾景在意上去方能得其姿態若所謂楊柳腰秋波眼則便入惡道矣此言不但美人凡題畫詩皆宜如是

清人王筠林云為蘭亭圖者不難於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獨能傳出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意乃佳詩家賦事咏物亦須參此機也如杜詩咏雨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咏雪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不暮雨雪之狀而寫雨雪之神此化工之筆

呂氏童蒙訓云咏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蓋至論也夫咏物神理在無字句處善用側筆不犯正位襯說以取神韻此文家避實擊虛法所謂索之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是傳神之妙也若規規刻畫黏皮著骨形狀雖巧全無精神使一覽便盡

亦何足道哉。明人朱存仁咏燕云：三月巢乾雛未成。茅堂來往日營營。說殘午夢千聲巧。剪破春愁兩尾輕。宮柳陰濃金鎖合。水芹香細綠波晴。畫欄十二無人倚。一半梨花一半鶯。鍾伯敬評之云：前一聯就燕點染已曲盡咏物之情，後四句絕無一字及燕，只虛摹景色，而宛若燕子來往其中，尤見傳神之妙。此深得風人之義，真中肯綮矣。又獨醒雜誌載東安一士人善畫，作八景圖，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則不見月，江天暮雪，則不見雪，第狀其清朗苦寒之態耳。若

瀟湘夜雨，尤難形容。常畫者至作行人張蓋以別之，渠但作漁舟吹火於津頭，以火明彷彿有見，則危亭在岸，連檣在步耳。瀟湘故有故人亭，故藉此以見也。是亦金針度人語，學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不患不能善咏物也。抑非獨咏物為然，凡讀古人文字，亦須掩卷閉目，極為想像，細心體認，求之筆墨之表，所謂以意逆志，方得古人匠心處。於是意境歷歷，神理活動，宛然如在目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斯為善讀書觀詩者矣。司馬溫公曰：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

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梅聖俞亦言詩之工者寫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家秘密藏學者不知斯訣未可與言詩也已

詩題貴簡要不宜冗長輕薄生不憚煩尋常題引強敷衍為數行增置套語填用助辭徒取厭觀將焉用之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云立題乃詩家切要貴在卓絕清新言簡而意足句之所到題必盡之中無失節外無餘語此可與智者商推子每為人舉之戒片

言不苟清人袁枚云唐陸相扆稱士不飲酒已成半士因謂詩題潔用韻響便是半个詩人亦知言也少陵以論事罷官而詩乃云官因老病休又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較孟浩然不才明主棄蘊藉何如樂將軍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故君子立言有則乃可與語風人之旨矣

凡物之清麗其氣有餘者皆稱曰香可也少陵咏竹得香字云雨濯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此極稱新竹風氣之爽一聯精神全在香字胡荅溪譏之固矣少陵

又云枇杷樹樹香枇杷初無香亦謂風氣已李青蓮
梨花白雪香又白門柳花滿天香温庭筠咏柳香隨
靜婉歌塵起韓昌黎謝賜櫻桃香隨翠籠擎偏重皆
是贊詞謂秀色快人若發香然詩人象外之意善於
形容者也野客叢書曰陳堯佐題松江絕句云扁舟
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張大潛譏之謂魚未
為羨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蓋作者正不必如是
之泥但言當秋風之起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候耳非
必指魚之馨香也此能以辭害意可謂善讀詩者

矣萬葉集訓艷為芬亦此義也

夏風未嘗香也而稱南風之薰亦形容之辭極言其
爽快也李賀四月詞依微香雨青氤氳夏雨豈有香
耶亦贊美其爽涼耳謝肇淛五雜俎云困學紀聞瓊
為赤玉咏雪者不宜用之此言雖是終是宋人議論
比况之詞何必著色耶此亦謂清涼為薰之類也昔
九方皋之相馬相忘於驪黃牝牡之外觀詩亦不當
如是邪

楊升菴云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鶯啼綠映紅今本

誤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余按千里猶言到處且稱畿甸以其為六朝舊都也蓋江南春遍千里一樣到處流鶯亂啼柳綠花紅爛漫錦世界滿眼富貴之相宛是六朝舊畿甸矣若作十里意味索然固哉升菴之說詩也許渾高歌一曲掩明鏡掩明鏡而高歌也元稹泥他沽酒拔金釵令拔金釵以沽酒也驟讀不可解已如宋張耒戒懼敢忘暫明邵寶平生到曾未倒法最奇然易見耳

太白清平調詞雲想衣裳花想容亂裝句法言衣裳疑雲容疑花也雲衣比天仙謂其周旋輕妙如雲之翩翩也唐史稱貴妃肌體豐豔是與牡丹態度酷肖故亦花想容也蓋彼此目迷殆不可辨故特亂裝其語以可解不可解見恍惚之意語氣與事狀相稱此詩家用筆之妙少陵久拚野鶴如雙鬢亦用此法蓋一朝對鏡大驚疑野鶴成我頭瞪目看來野鶴是雙鬢雙鬢是野鶴終不可辨也若徒謂為聲律倒裝淺矣其看詩也但如暮潮歸去早潮來歸來得問茱萸

女山青每到識春時天涯不復有離群纔可容顏十
五餘則倒置以就句法耳

不解事者譏詩人說謊夫謂水寒謂火熱言則實當
而意索矣其何趣之有哉其或言之過當然後情暢
意徹焉民靡了遺血流漂杵漆園之憤言三閭之怨
辭皆是物也蓋言之緊切勢不得不激平常說話猶
然况詩人之詞尚婉而成章乎若直情徑行不足以
動人苟不達意興之旨不可與言詩也已

錢希言戲瑕曰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

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唐人詩以為襄王事相沿
不改後遂為填詞家借資然使正其訛而作懷王便
不成佳話矣余按古樂府有云本自巫山來無人觀
顏色惟有楚襄王曾言夢相識此蓋唐人所本所謂
妄言妄聽雅道之寬可見也因憶如黃鶯丹楓之類
本土所不有而其稱鶯呼楓者古人因其有所類似
權以其名與之爾遂相沿誤用不必改正魚席為翡
翠鷓鴣為鴛鴦此類皆將錯就錯作點綴詞章用可
也近時好穿鑿者欲直持草家三尺盡正詞壇訛稱

不識風雅之過也

好細腰者靈王非襄王也如劉禹錫蹈歌行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則誤記耳襄王屢為詞人所污先世淫穢皆歸焉不亦冤哉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不來江淹擬湯惠休詩也唐人遂用為惠休詩遯齋間覽歷舉唐句論之然亦不必改後人仍襲焉

漢書趙皇后女弟合德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西京雜記亦云皇后女弟在昭陽殿是昭陽為合德居處

但三輔黃圖則云趙皇后居昭陽舍蓋飛燕未為后時亦嘗居昭陽歟詩人所指專歸飛燕亦猶高唐雲雨轉訛而循用也

千門萬戶本出西京賦謂宮室之夥詩家所用亦專指禁中岑參千門柳色連青瑣李頎歸鴻欲度千門雪盧綸却望千門草色間皆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此方詩人或用謂肆廛之盛誤矣但姚合晦日送窮云年年到此日瀝酒拜街中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此似謂市井然亦在長安所作或謂邸第之盛

耳

字士新禁人文字中用嶽字云嶽是山之爵故五嶽以外無稱嶽者若在此方則振古所無也余按孫綽天台賦嗟台嶽之奇挺伏滔遊廬山序廬山者江陽之名嶽也陸雲答茂安書南巡狩登誓嶽謂會稽山也孔稚圭北山移文竊吹草堂濫巾北嶽謂鍾山也寒山子詩茂陵與驪嶽今日草茫茫李咸用廬山詩非嶽不言嶽此山通嶽言蓋亦謂山之靈異者稱嶽爾不可一槩而論也但世俗稱山高者輒曰某嶽

濫矣

西土江河固有定稱此間通稱川流為江為河俗人立論已文士往往孟浪京師鴨川淺水涓涓曾不容刃詩詞中動輒稱曰鴨江江戶小石川亦稱曰礫河韓文公曰凡作文宜畧識字楊誠齋曰無事好看韻書政為此輩道也

予看雜華集語僧某曰無隱和尚亦破戒僧哉某曰何也曰伊勢六孝歌聞說盟津境里民純孝多謂我藩為盟津殊為無謂豈非妄語耶如萬菴大潮尤其

罪魁乎其人拜曰敬領教矣

跡近什於人書某稿禮也冀宥其不淨書也今人有書稿而押印者何其不解事之甚也

輕薄兒好向人自誦其詩抗聲朗吟鼻間栩栩然面貌可憎也昔郭功甫攜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功甫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予每舉此以戒之凡示長者宜書以呈之不可自誦也

東坡書焦山綸長老壁其中有云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鏟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意傳者皆以為妙譬喻當時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内宴帝顧問曰卿鬚甚美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謝不知及歸就寢思帝語置之内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寢見鐵圍山譚叢正賦此事也

作詩篇成有一二字於心不安苦思力索竟不能得

遂倦而廢他日於無意中得之忽然而來渾然而就
宛若神助喜不可言蓋由先積精思因機發而得也
若初不思索非僥倖可得也因憶左氏所載裨諶謀
事失於邑而獲於野良有以也蓋鄭之蕞爾當晉楚
爭霸之日介于其間事之甚苦而國窮民因為政尤
難其處分事作辭命苟謀之或失動係國存亡豈不
深慎乎故方事之難裁焦思凝慮未得其所以處恐
深泥滋惑乃舍而去放浪於野盪滌鬱胸優游遣興
逍遙自適則暢然神王智囊便開於是觸物感事之

次躍然有所發揮焉猶詩人舍苦吟而忘於懷不求
之求自然而得也是別墅行館之設亦所以不可已
耶然唯賢者能之非凡庸之所庶幾也

僧貫休詩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謂詩之好句難
得此真絕妙好辭人間萬事皆爾宋人所謂著意栽
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林涉世更事者自默識之
耳

何大復詩樓臺萬里眼時序百年情與老杜乾坤萬
里眼時序百年心相犯大復豈盜竊古句者哉蓋嘗

誦此聯心深悅之一時感興所觸偶從胸臆出而忘其為杜詩耳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與何遜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亦何雷同之甚公嘗有咏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之句蓋為是解嘲也予夢遊吉野得花界三千春漫漫香臺十二晝沉沉一聯頗自以為得意因續成篇後偶閱唐詩鼓吹乃胡宿牡丹詩花界三千春渺渺銅槃十二夜沉沉僅五字異耳余嘗讀鼓吹一過久而忘之誤認以為出於己也近見石林詩話曰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

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為己語信矣故詩成必以示人庶幾被指摘而免於此蔽矣

胡宿宋仁宗時人宋史有傳鼓吹錯取為唐人高廷禮唐詩正聲亦載其津亭一律蓋氣格有類唐人因誤收入揚慎丹鉛錄李詡戒菴漫筆辨之詳矣周伯弼選唐詩三體開卷第一首舉宋人杜常尤可笑也全唐詩亦竝附唐末何其不之考也

或人傳一詩謎何來估客候門前花海江陵一雪然更入帳中尋不見直隨飛鳥去天邊曰俱唐詩作家

存躬詩話卷一
乃賈至李白羅隱高適四人姓名也然賈氏音罕非
商賈之義

世傳管公憤冤禱天為雷大震京城蓋當時因天變
造言也公左遷前年九月十三夜侍宴獻詩

上親自解御衣賜焉及在配所適值其夜感而有作
曰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
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其尊戴存誠情見乎辭
公之赤心明如皦日世俗妄說不待辨矣貝原篤信
贊公像末云松梅節操風月胸襟不怨不尤誰識厥

心其亦有見于斯矣乎

吾國九月十三夜看月會與中秋同也

寬平法皇嘗賞是夕為明月無雙見藤公宗忠中右
記此其權輿也法性關白忠通九月十三夜玩月七
言律詩及諸公同咏者俱載無題詩集是為
鳥羽帝保安二年事寺島氏三才圖會以為始于此
謬矣蓋

寬平天子適當夕屬快晴置酒賞咏為歡明年又值
晴光仍復從而行之自是歲以為常遂成玩月佳例

於是天下踵而效之也

管公去年今夜侍 清涼北野緣起為九月十三夜
事管家文草註則云九月十五日余見躬恒集有九
月十三夜侍 宴之歌亦係延喜中然則當時玩是
夜月為盛恐文草註或誤也

上杉謙信天正二年九月伐能州攻七尾城破之遊

彈正弒其君畠山義隆據城會十三夜海月清朗軍

屬織田氏故謙信伐而滅之中置酒宴賞即席賦詩云露下軍營秋氣清數行過
雁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州景遮莫家鄉念遠征蓋為

將士慰勞令遣興拚飲也將士解作歌詩者各有咏
言聲歡罷此亦可備一典故也

武田信玄新年口號淑氣未融春尚遲霜辛雪苦豈
言詩此情愧被東風笑吟斷江南梅一枝亦可吟玩
矣夫甲越二氏兵家之泰斗顧又嫺風雅如是真橫
槩賦詩一世之雄也今之兵家多忌歌詩何耶自護
固陋耳

仙臺貞山公政宗驍勇豪爽尤稱猛將晚年好詞藝
遣興吟云馬上青年過時平白髮多殘軀天所許不

樂復如何又春夜作云餘寒未去發花遲春雪夜來
重積時信手聊斟數盃酒醉中獨樂有誰知語雖平
平風調渾厚並氣勃勃乎言表真風流人豪哉孰謂
兜鍪之流祇解道明月赤團團也

仙臺舊名巖手澤貞山公倣城改命嘉名陳子昂登
金華觀詩白玉仙臺古疑其取諸此蓋因金華山在
邦域之中也

尾張敬公春興絕句見林學士一人一首世所知也
紀伊南龍公有海遊舟中次那波道圓韻之作附載

活所遺稿中世謂南龍公豪武耳乃有若風流可不
尤欽哉

山城守直江兼續亦一世之雄當路大國能以衆整
戎馬之際注意文雅嘗刊五臣注文選見羅山文集
其雅好可見也賦織女惜別云二星何恨隔年逢今
夜連牀散鬱胸情話未終先灑淚合歡枕下五更鐘
辭京作云春雁似吾鄉思切洛陽城裏背花歸亦一
鬢足知味矣夫當時干戈騷擾中諸公何暇而添指
斯文其工至如是誠可異也方今世道恬熙上下相

忘於無事之天於是韋布之士多彬彬足觀者而王侯貴人殊寥寥焉是文在下而不在上尤可異耳詩詞中有籬落院落村落史稱匈奴地曰部落區落皆實字也字書落訓居通鑑綱目集覽人所聚居故謂之村落聚落屯落予按落者絡也漢書鼂錯傳為中周席落註云若今竹席以竹篾相連遮落之又漢魏三公門施行馬行馬桓木也交互其木遮闌于門故又謂之行落也稱天為碧落亦謂積氣遮落也然則村落部落亦皆斯義本謂籬落也王褒僮約縛落

鉏園是謂籬單稱落本義可見矣蓋村民之居不能構牆為設笆籬以遮落之故有村落之稱諸餘皆是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疑亦掖庭設藩籬遮落其巷也又漢書溝洫志河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竹落盛石之籠後世所謂卧牛者此亦連絡之義綱目集覽落與絡通以竹篾為外蕃而籠絡之是也又史記屈原傳鳳皇在笈註引王逸楚辭注云笈籠落也索隱云籠落謂

藤蘿之相籠絡亦可見也落本作落集韻歷各切音

洛籬落也蓋以落落音通後世借用已

難字押韻必有所本為妙蘇武征夫懷遠路起見夜

何其用詩庭燎章語韓退之一蛇兩頭見未曾自莊

子技經冑祭之未嘗來僧貫休鄭鼠寧容者齊竽久

舍諸本論語山川其舍諸揚萬里閣迥詩更超古往

亦今猶據蘭亭序結語馬祖常俯仰歎存沒今茲霜

露又本詩室人入又揚基此藥豈不佳而乃止酒那

據左傳弃甲則那

八景之名宋嘉祐中宋廸以瀟湘風景寫平遠山水

八幅一時觀者留題目為瀟湘八景是其權輿也世

俗所傳近江八景詩歌見白石先生紳書說天正年

間京師相國寺樸長老有故謫居此間頗喜作詩就

湖畔擇景擬宋人題目賦之國風之詠陽明丞相三

藪院公所和云然據閑田耕筆所載相公手簡則擇

景設題亦公之所創時永祿五年八月云蓋樸詩因

公歌而作也於是詩歌竝行遂作畫併傳至鏤版以

嚮之自是八景之名大噪四方至今風人流咏不已

不夷言言卷一
因而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以及野寺村園靡不有八
景題目噉名俗子好事估客轉相倣尤作記設圖以
求人之詩歌亦輕薄之習可厭也

扶桑名勝詩集引江陽日記云明應九年八月近衛
公政家爲京極高賴所招遊江州淹留累日作八景
之歌江陽日記不知何人所作恐屬杜撰矣林道春
管玄同僧元政並有八景詩見名勝集

瀟湘八景遠浦歸帆云鷺界青山一抹秋潮平銀浪
接天流歸櫓漸入蘆花去家在夕陽江上頭人或因

此詩以爲潮入洞庭誤矣潮是湖字之訛耳海潮從
九江入鄱陽湖湖在南康府東南潮來至城東而止
張繼詩云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顧况亦云
潯陽向上不通潮此可以驗矣徐鉉廬山詩海潮盡
處逢陶石江月圓時上庾樓陶石淵明遺迹在南康
城西潮或進至此也洞庭去南康甚遠非潮水所至
陸放翁入蜀記至鄂州條云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沂
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詩盜城去鄂渚
風便一日耳蓋公未嘗行此路也鄂州即武昌府南

不知言言卷一
臨洞庭東坡詩云吳潮不到武昌宮蓋其土之人多
不知潮汐爲何物已白香山詩九派吞青草自註潯
陽江九派南通青草洞庭湖此謂其上流遙通賈至
岳陽樓別王負外貶長沙詩江路東連千里潮亦謂
前程所望杳與海接已讀者宜勿誤以爲直接也且
洞庭之爲湖也自春至秋之間耳冬則爲陸地矣故
莊子稱洞庭之野者平時只爲空曠之野也見地志
所說湘江自南來至岳陽達蜀江及春漲相闔爲蜀
江過住湘水讓而退溢爲洞庭湖瀰漫吞天浩瀚侔

海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湖底漸出此山復居
于陸漠漠曠野唯一條湘川而已錢起詩云月明湘
水白霜落洞庭乾正謂是也王右丞送邢桂州詩日
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上句承起聯風波下洞庭所
謂銀浪接天者下句接鏡吹喧京口潯陽已往之景
謂江潮瀰漫如海蓋京口至大海僅五百里云讀者
詳之可也

老杜春夜宴韋氏莊劈頭便言風林纖月落奇峭甚
後幾不可繼况夜宴失月詩料掃地尤難于著筆而

奇思自在衝口出來局勢容與游必有餘如暗水春
星一聯則真向造化窟裏奪將來且暗水傾耳而聽
春星張目以觀一俯一仰乍暗乍明開闔起伏錯綜
變化不可方物矣

杜牧題桃花夫人廟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
樓人主客抑揚議論痛快真詩之斧鉞矣鄭畋馬嵬
驛詩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此則咏時
事以回護出之臣子立言方為得體可以為法也
凡國家不幸之事臣子不當形之歌咏不但諱國惡

之禮蓋所不忍言也况敢嘲弄之乎李商隱馬嵬驛
詩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虛旅傳
宵柝無復鷄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
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前輩訛
之云起無原委突如而來一病也用鄒衍云九州之
外更有九州故直
咏事則可吊
跡信突然矣徒聞空聞此生此日犯復二病也虛鷄
馬牛疊用三病也盧家莫愁擬人不倫四病也余謂
不特此也顯咏時事彰君之惡殊為失體五六哂其
棄殺頗涉調劇七八淺近太俗醜詆尤甚詩人比興

掃地矣。雖屬對精工，詞氣宕逸，亦無取耳。商隱又有華清宮詩曰：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不亦惡劇乎？如驪山詩曰：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唯壽王。龍池詩曰：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此在當時，尤非所宜言。聖人答陳司敗，知禮之問，恐不爾也。薛逢亦咏明皇事，言其致亂之由曰：寧王玉笛三更咽，虢國金車十里香。蓋楊妃與安祿山私虢國，亦通楊國忠宮闈，不飭禍水所由。本意欲直刺之，然諱國惡而

不露，只舉其竊吹寧王之笛，每乘金車入宮門而微意隱然乎？言外得國風諷刺之體。如商隱詩非唯失風人之意，亦全無臣子之禮矣。明車清臣曰：白樂天長恨歌，叙事詳贍，後人得知當時實事，有功紀錄，然以敗亡為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身為唐臣，亦盍思春秋所以存魯之故。余於商隱亦深憎，無禮於其君云。

東坡稱老杜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善哉。其言之也。如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爲明皇出色厚於鄭畋更
幾倍矣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污詩賦之體亦當如是也

嚴維詩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劉貢父謂夕陽遲
繫花春水漫不須柳也東坡詩春江水暖鴨先知毛
西河謂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鶯不知耶論詩如此鑿
竅而混沌死李西崖曰詩話作而詩止信矣蓋善詩
者不說詩說詩者不善詩故古人之詩多爲註家所
誤阮裕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言人亦不可

得嗟呼不獨清言也

夜航詩話卷一

夜航詩話卷之一

